

MING REN
WEN XUE
ZHUAN JI

名人文学传记

安 魂 曲

AN

HU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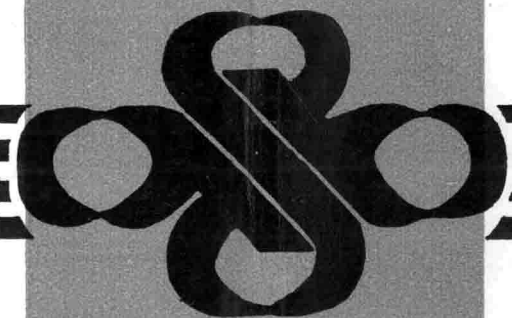
QU

弗·弗兰德
让·维米尔 著
于连·巴佛西
孙浪 贾鹏 译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MING REN
WEN XUE
ZHUAN JI

名人文学传记



【法】弗·弗兰德
让·维米尔 著
于连·巴佛西
孙 浪 贾 鹏 译

安魂曲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根据法国 Mengès 出版社1983年版本译出

一、二、三章由贾鹏译

四、五、六章由孙浪译

安 魂 曲

〔法〕弗兰德 等著

孙浪 贾鹏译

*

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跃进路1号)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: 12.5 插页: 2 字数: 255,000

1985年6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5,500

统一书号: 10378·79 定价: 1.75元

译者的话

本书是根据法国电视连续剧改编而成的长篇传记体小说。这部电视连续剧在西方诸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，震撼着许多观众的心。

十八世纪奥地利著名音乐家沃尔夫冈·阿梅丢斯·莫扎特，五岁时就开始作曲，三十年后，他却在孤独与穷困中告别了人世，结束了美的追求、苦的奋斗，结束了他那欢乐与痛苦交织的生活，留下了众多不朽的杰作。乐曲的旋律传播全世界，将永远使全人类心醉神迷。

人们尽管熟悉“神童”莫扎特的名字，但是他的生活和追求，他的希望和奋斗，他的幻灭和痛苦，他的爱情和家庭，人们却不十分清楚，但正是这一切激起了他创造美的灵感……

这部长篇传记体小说《安魂曲》(原名《莫扎特》)，把读者从萨尔茨堡带到了威尼斯，从维也纳带到了伦敦和巴黎，读完它，犹如跟随莫扎特漫游于音乐世界和奋斗生活之中，犹如亲身经历了欧洲十八世纪文化艺术灿烂辉煌的鼎盛时期。

由于译者水平有限，才疏学浅，在翻译过程中难免存有误漏之处，望大家批评指正。

1984年4月20日于合肥

目 录

译者的话

第一章	神 童	1
第二章	破 裂	77
第三章	风暴与激情	141
第四章	自由的代价	206
第五章	疯狂的一日	282
第六章	安魂曲	334

第一章 神 童

在通往斯图加特的大路上，驿马疲惫地陷在烂泥里。倾盆而下的雨水涤荡着泥浆浑浊的排水沟。月光透过云层，在淡淡的月光下，很快可辨出隐没于蒙蒙细雨中的客栈。

马夫用力地抽打着驿站院内呆立不动的牲口，院里早已挤满了公共马车和华丽的四轮马车。巴罗克式的建筑让人看去感到沉闷、窒息，石灰墙壁已变色发黄，上面安有一排排形状相同的窗户，在这湿气弥漫的夜晚，整个外形给人一种凄凉的感觉。

马夫一下跳到了地上，拉出踏板，让失去耐性的乘客从车里出来呼吸外面的空气。尽管厌烦，马夫仍将手伸给夫人们；尽管仓促，夫人们仍力图不让泥浆溅污自己的裙子和袜子。

一个男人犹豫着，疲惫地下了马车。他歪戴着三角帽，前额宽阔，面容忧虑。在他的怀里，睡着一个已长大了的孩子。他微微耸了耸肩膀，又将可爱的小累赘搂在胸前。孩子酣睡着，人群的嘈杂声并没将他惊醒。

院子里显得乱糟糟的。一些人在刀剑的撞击声中下了

车——乡村大旅店里的火把映照着一队军官和全然忙乱的场面，幽幽闪烁的火光使得这一切让人看去宛如人影憧憧的宽敞剧院。

那个孩子精疲力尽，安然不动地睡着。象对于其他人一样，这段路程对于他也是漫长的。由于极度的疲劳，大家只想睡觉。一群群的乘客蜂拥般地聚集到门前，与那些来去匆匆身着红色军服的军人摩肩接踵地拥挤着。

店主佝偻着背，目光怯懦，盯视着这些新来的顾客。对待常客，他便绽开欢悦的笑容；对待陌生的来客，他则投以猜疑的目光。

“幸会，先生……非常荣幸……”

他在一个服饰阔绰的绅士面前，曲身逢迎致意，手中的无边软帽掠过地面，欢叫道：

“四号房间！和以前一样……来点热酒？”

他舔了舔嘴唇，又朝一个阔气的贵夫人说：

“……听您吩咐，夫人，如果愿意的话，请住二号房间。那儿有双层鸭绒盖脚被……再来点热酒，怎么样？”他看见夫人惊颤了一下，便说：“不，不要热酒。”

他向后退，差一点儿撞上了一个小男人，他旁边站着一个已有一把年纪的壮实的女人，在她大衣的下摆里，躲着一个瘦长的女孩。

“啊！对不起，先生……”

他翘了翘下巴，指向那些军人们，轻蔑地问道：“怎么这样忙乱？”

“他们是‘白色轻骑兵团’的军官，我荣幸地同他们住

在一起……”

“好一帮主顾！”

店主得意地挺了挺胸脯：“我的客栈被誉为符腾堡最好的一个，先生。”

他很得意自己的夸耀，迈着坚定的步子向店里走去。那个男人紧跟在身后，抓住了他的肩膀：“我们有四个人……”

旅店老板以一种迟疑不决的目光打量着这些人：“我给你们六号和七号房间，它们是挨着的。”

“不了，一间就够了。”

老板抿紧嘴唇，有些不大恭敬地说：“那就随您的便。”

在室外的院子里，仆从野蛮地搬运着行李，他们用力将行李从公共马车的顶篷上卸了下来。两个仆从一不小心，将一只又长、又黑的用皮革捆扎起来的箱子弄翻了。那个男人在屋里透过污秽的窗玻璃注视着他们，他们随随便便的行为使他惊讶，他奔到了台阶上：

“小心！小心！这是一架管风琴，不是一只大木桶，真是一帮野人……”

店主和他的仆从极为惊奇地看着他，这时突然号声回荡，嘈杂声顷刻间平息下来。孩子醒了，本能地用手捂住了耳朵：

“啊！太可怕了，爸爸……”

“小家伙身体不舒服吗？”走近他们身边的店主问道。

“没有，这是因为军号音栓的五度音程走调了。”那个男人声音沙哑地说。

这家人穿过了大厅。大厅内，军官的喧哗声混杂着女人们神经质的狂笑，还夹着一个神甫热情而造作的低语声，以及人们放置餐具的撞击声。一条宽大结实的橡木楼梯靠在里墙上，他们拖着沉重的步子，跟在拿蜡烛的老板身后登上楼梯。这时，他们背后发出了一种撞击的响声，男人抱着孩子回头说：

“当心！当心箱子！里面是管风琴……”

一个被箱子压得曲身躬背的仆从咕哝道：“管风琴是什么玩意儿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可它重得象一头牛犊。”另一个伙伴气喘吁吁地答道。

他们艰难地、一步一趋地走向六号房间。在他们面前，宽敞走廊的两边设有一扇扇房门，墙壁无饰、淡雅，一道与之平行的栏杆伸向出口处。

老板镇定自如地收住了脚步，从口袋里掏出了钥匙。

“先生，请问你贵姓？”

“唱诗班副指挥、利奥波德·莫扎特和他的家属。”

老板的手在虚掩着的房门把手上僵住不动了，随后又从上面滑落了下来。

“啊！音乐之家！”

利奥波德顿时感到无比骄傲，他把孩子从母亲的肩膀上拖了下来。

“是的，我荣幸地为西吉斯蒙德·冯·施特腾巴赫阁

下——萨尔茨堡尊贵的大主教效劳。”

“这房间要付三个弗罗林……”店主带着猜疑的神情声明道。

利奥波德审视着妻子：是的，这价是高。

“我就在这儿住下了。”他傲慢地回答。

客栈老板又虚情假意地说：“每桌客饭得付二十五个克莱泽*。”

“我们在路上已吃过了晚饭。”莫扎特夫人打断他的话，撒谎道。

面对这个无赖，丈夫感到有必要自我夸耀一番：

“亲王殿下还在斯图加特等我们哩。”

“这真使我惊讶，”店主嘲弄地说，“可是殿下到路德维斯堡去了……”

利奥波德惊愕地盯着他：“您肯定吗？”

“三天前我们看见他经过这儿的，一位信使告诉我他在那儿要待一个月。现在真是个阴谋的时代，在有人向全欧洲炫耀他的军队时，那就应该当心点了……而我们的殿下总还按兵不动。”

莫扎特夫人从老板手里接过蜡烛盘，领着孩子走进屋里。利奥波德关上了门，一时不知所措地站在门口，神色忧虑；全家人忙着整理箱子时，他听见店主正在走廊里责骂一个女佣人：

“你说，你是不是为这帮江湖骗子换被单去？”

* 克莱泽：日耳曼帝国货币名。

“昨天的顾客患了四日热。”姑娘说。

“那又怎样？把这些全给我包好。”

利奥波德一句话也没说，走进大房间，对正在准备冷餐的妻子和正将管风琴放在支架上的孩子们无动于衷。他脱掉上衣，坐在一张放在角落里的桌子前。小姑娘坐在琴前，不知疲倦地重复弹着难度很大的快板乐段。小男孩跑到壁炉前，敏捷地从琴盒里拿出小提琴，悄然走近父亲身边，父亲看着孩子，抚摸着他的头发。

过了一会儿，莫扎特夫人收拾起残羹剩菜，向丈夫问道：“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
“到路德维斯堡去。我们不坐公共马车了，去租一辆轿式马车。”

“你要什么？沃尔夫冈，”她对朝自己走来的孩子说。

“撒尿，妈妈。”他轻声地嘟哝着。

“尿壶在屏风后面。”

孩子朝屏风后跑去，莫扎特夫人为了不干扰女儿练琴，又回到丈夫身边。他将刚摘录的字条递给她看。

“喏，安娜·玛丽亚，你听着——这是《法兰克福报》上的话：‘利奥波德先生偕同两位神童将于本月十五日抵达我城，继而前往法国、英国。法兰克福观众将欢悦地欣赏他的十二岁女儿和八岁儿子的神妙礼物，公子已成为小提琴、管风琴的绝代演奏家。’你是怎样想的？”

“你不觉得有些夸张了吗？”

“根本没有！”他起身嚷道，“应该向观众叫座，尤其是我们德国人，他们都聋了！好了，在睡觉以前去工作

一会儿。沃尔夫冈！南内尔！准备奏鸣曲三重奏。”

“坐了一天的车子还练什么？他们应该睡觉了。”莫扎特夫人用疲惫的声音干涉道。

然而沃尔夫冈已将琴弦调好，拉着母亲的长裙褶子，让她看着自己。

“不，妈妈，我想练嘛，我一点也不累！”

至于利奥波德，他当然同孩子们站在一边，他拿起自己的提琴，靠近管风琴，看着儿子将提琴夹在颌下。南内尔不停地弹奏着，她直挺挺地坐在凳子上，眼光模糊地看着乐谱。

“南内尔，注意右手的指法，注意你的拇指！”

她尽可能地照父亲说的做着，然而没有成功。沃尔夫冈伏在她的背后噗嗤一声笑了起来。他那两只蓄满欢情的大眼睛炯炯闪光，他跺着脚，摇着金发脑袋。

“这个音是A，你为什么弹了个降A音？没有降号！”

“爸爸，沃尔夫冈挖苦我！”

调皮的弟弟不停地学着她的指法，好象她本来就该会弹琴似的，直到利奥波德和善地解决了他们间的争端。

“别打扰她，沃尔夫冈。”

他用目光鼓励女儿接着弹下去。

“这个音是升G。南内尔，弹快速音阶，要注意你的拇指，你的拇指太不灵活了！”

南内尔信心十足，终于可以恰如其分地升降音了。

“啊，很好，你看，开始吗？沃尔夫冈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开始吧！”

他们齐奏出奏鸣曲开头的快板，显而易见，这是一首沃尔夫冈为了发挥他演奏高超才能而谱写的奏鸣曲：第一主题欢快、活泼；第二主题更加热情、激昂。他们三个人都感受到了那种只有音乐家才能体验到的和谐与默契。遇上每一个装饰音，利奥波德都以目光暗示南内尔和着提琴的乐声，奏出同样的旋律。沃尔夫冈站在一边，完全沉醉于使他们心荡神飞的轻柔音乐之中。他怀着愉悦之情全神贯注地演奏着，晦涩的宫廷乐变奏已在他热情的琴弓下荡然无存了。

“稍慢一点。”

利奥波德决然打断了激烈、奔狂的三重奏，果真需要这样吗？在随之而来的宁静中，他们听见母亲在铺床，拍打每床压脚被的轻轻声音。沃尔夫冈一下子激动地抓住父亲的袖子，说：“爸爸，请你从头开始，就一个人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请吧，爸爸，这是一种奇迹。”

他非常兴奋，睁大笑盈盈的眼睛。当父亲爽快地答应他的提议时，沃尔夫冈以对位法给奏鸣曲的主旋律增添了一种新的变奏。他竟有一种在他这个年龄令人困惑的和谐的乐感。尽管回旋曲里有十多个节拍，但他却胸有成竹，毫不费力。他又低声嚷着：

“今天下午我才想出来的，你去拿乐谱把它记下来。说话呀，爸爸？爸爸，你高兴吗？”

有一种嫉妒从不为人所知，南内尔无法掩饰自己的气恼：

“呸！这见得多了。”

至于利奥波德，他并不分享儿子的热情：“你有两个把位的音不准，瞧，你的第二个手指无法按到‘发’，应该用第二个手指，这样才行。”

沃尔夫冈的脸色沉了下来，悲哀之情很快驱散了他内心的欢乐，紧接着他的脸上露出了他准备工作时特有的那种全神贯注的神情，他又说道：

“再来一次！”

突然，房门开了，店主的脸气得通红，闯入房里。

“喂，这吵闹声可以立即停止吗？这里是客栈，人们花钱在这里是要睡觉的！”

“可是，先生……”

“这声音可以说比军号还响！可军人们至少还会吃、喝、挥霍哩！”

沃尔夫冈脸色苍白，嘴唇颤动，泪珠滚过面颊。他手里拿着提琴，神经紧张地凝视着顶撞老板的父亲。

“谁允许您这样？您不知道您在对谁说话！”

店主威胁地走向他说：“您给我停止这种吵闹的声音？”

利奥波德摆出一副自卫的架势：“您敢！”

“那走着瞧吧！”

老板又逼近了一步，而利奥波德相当自然庄重地向后退着。

“皇后曾吻过我的儿子！”

“你们只是些无赖！可怜的乐师！”

沃尔夫冈握紧拳头，瞪着畏葸的眼睛看着父亲。他克制了一会儿，于是抽抽嗒嗒地哭了起来：“不，爸爸！不！不！不！”

“您不觉得羞耻吗？”一种甜得腻人、但又极端威严的声音问道。

客栈老板困惑地抬起眼睛，一个黑影窜到孩子面前——一个神甫将孩子搂在了胸前。

“别怕，我的孩子。”

“干什么？……”老板结结巴巴地说。

神甫突然站在他的面前，气愤地将他上下打量了一番。他显得泰然自若，同时又含有傲慢神情。他将手轻柔地搭在沃尔夫冈肩上，用不标准的带有意大利音的德语说着。

“住口，迷途的灵魂！刚才我在隔壁屋里祈祷，就听到了这里的音乐声。”

他将沃尔夫冈推向仍在感到惊奇的父亲身边。

“啊，先生，这就象上帝的声音在夜空回荡。他们都是些孩子，纯洁的灵魂。”

他的头摆了一下，打发老板离开：“好了，走吧！你来这里是冒犯上帝的。”

老板站着，一声不吭，随后，将门“啪”地一声关上，狼狈地溜走了。

利奥波德从惊骇中摆脱出来，屈尊忍受着。其他人一看见一家之主的脸上现出平和的神情，也都放心了。南内尔松开母亲的丝绒长裙，低声呜咽起来。沃尔夫冈却将眼

泪慢慢地咽下。莫扎特夫人第一个从沉郁中振作起来，她有些拘束地向神甫说：

“感谢神甫，如果没有您……”

为了掩饰自己的窘态，她又摆出了母亲的尊严：“去吧，孩子们，该去睡觉了。”

“不，夫人，”神甫以柔美的声音说道，“不用感谢，请给点面子——先生，请您为我，为净化污浊粗俗的空气继续演奏吧，让孩子们的音乐作为我们的三钟经，作为我们的晚祷吧。”

沃尔夫冈非常激动，看着他的父亲。

“啊，好的。爸爸，让我们演奏吧！”

莫扎特夫人心平气和，力图劝说她的丈夫：“你不觉得有一点……”

“晚了吗？”神甫打断她的话说，“只要我在这里，谁也不敢亵渎天国的雨露。”

说着，他露出奇怪的笑容。在幽幽闪忽的烛光中，他那瘦削的脸显得异常苍白，蓄满胡子的下巴泛着青色。

孩子们又坐在了自己的乐器前面。音乐声又开始自由回旋，将一切带入迷醉忘情的境地。旋律从窗口飘出，飞过了屋顶。在楼下的院子里，马夫们停止了他们的纸牌游戏，也欣赏起飘入耳际、飞向夜空的阵阵音乐。

沃尔夫冈和南内尔没有演奏多久。旅途上的神经紧张和疲惫，已使他们无法集中神智了。他们傻笑着，拿着一个长枕头互相争吵。南内尔哼着儿歌，跳到了床上。母亲竭尽全力，也难以给他们穿上长睡衣。这时，利奥波

德和神甫走开了，准备静静地谈谈。利奥波德振奋起精神，想对他表明，音乐家的处境决不是不体面和让人讥嘲的。他需要让神甫忘记他刚才在店主面前所表现出的软弱。

“在四岁的时候，神甫，沃尔夫冈就已经能在管风琴上作曲了。那时，我把一切都记下来了，一切。可这家伙却当您的面，说我们是无赖！”

尽管孩子们吵闹、喧哗，莫扎特夫人却一字不漏地听着他们的谈话。她用更高的声调说道：“神甫，是我丈夫教会他一切的，管风琴、小提琴、读书、写字，还有数数。”

“您的丈夫是上帝高尚可敬的代言人，夫人。我们的主，将一切才能慷慨赐与你们的孩子！”

面对这赞美之词，利奥波德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了：“当我想到我们在维也纳各地演奏，在王宫，在公爵、伯爵的豪门府第，甚至在我们的皇帝陛下那里……”

神甫惊呼道：“在舍恩博隆宫？在宫廷里？”

“是的，皇帝还翻开了孩子的谱纸哩！”

利奥波德用目光在屋子里搜寻着沃尔夫冈，要让他作证。他没有看见他，因为孩子就站在他的身边全神贯注地听他说话。他紧靠着父亲的腿，一直偷听着父亲的叙述，为宫廷乐师的夸夸其谈迷住了。唱诗班副指挥利奥波德·莫扎特，多么了不起的人！

“沃尔夫冈，来祈祷吧！”莫扎特夫人唤道。

孩子从沉思冥想中清醒过来，并没有现出快快不乐的神情。神甫准备告辞，他看着利奥波德，怀疑地说：